

合肥縣志卷第三十三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合肥縣知縣左輔纂修

集文第三

碑記

書院碑記

即今督學試院
俗稱大書院

國朝

崔允宏

勝地其風俗武健尚氣節其土工

車犂樹奇績余膺命監輯皖蓼

安無兵革每視事暇未嘗不喟然

讀書致身通顯上之爲

下之起衰振敝使微言

夫豈啻辦食衣

後議哉其所爲期者豫而所

立譚飛龍一章開治累世

大事決大疑皆非尋常意計

也昔之君子得志遇時

也昔之君子得志遇時

執數寸之翰馳方寸

習者素也後之君子實未至而惟名之求置經義
不講廢先聖賢絕學不道闕有間矣功烈亦往往遜
焉意者作之無人教之無其地與蓋作之之道古有
以長吏爲黨塾正句讀下經義治事之式於郡邑而
俊秀從風是也教之之道古有結楹著書而儻居皆

獨築室山中方數千里歸之是也作之無人教之無
地此邦之士於何考德而問業其欲問古人之言見
古人之事孰開而孰法將見斯道之終闕也吾甚懼
焉爰是闢地南城構書社設講堂鳩工庀材浹歲而
成庶幾士君子之游息其中者考德而問業聞古人
之言行而思古人之事以至於古也出而觀焉則先師廟

肅清風偉節之所左右也入而
難之所生也道之明其有日
多以藏書名宋多以講學
精非以爲名乃以爲實

出處與賢士大夫高才生揖
揖與進功名垂於無窮是在今

美宜園

張純修

廬州古合肥地星分金斗襟淮帶江從古取天下者
所必爭之區也即使有名勝之跡園亭臺榭之美亦
滅沒於荒煙蔓草之中欲求如僻壤小邑山陬水澨
之獲全也蓋什不得一矣康熙癸酉冬余來守郡間
有宜園者在東來山下肥水九繞蜀山對峙結構點

染甲於廬陽欲往觀焉爲簿牘所羈未果甲戌之春
相國李公方廬居因策騎往謁時相國白衣冠攀枝
執條朝冬作孺子泣余亟請歸第不允乃遍行茲園
相國爲余言此先封翁手創兵火之後重新之以當
墓田丙舍者也徘徊憑眺見相國能成先人之志不
勝歎美夏月廬落成適有白燕雙
飛信之各曰白燕廬遠近皆相傳爲篤孝所
至也廬地境上三請歸第者三矣俱不允畱園中竟
樂於廬告余曰相公廬墓已二年寢
無何余率以進言於相公既

天下可乎相國唯唯余退

國秀士曰相公至性不可移

陽炎忠爲大丞相魏國公作畫

錦堂

郡之榮而喜爲天下告也今相

國身修太平傳業梓共享恬嬉茲園亦永保其勝且
宏錫類之義以厚民俗守土者竊甚幸焉余雖遠遜
文忠有不樂爲此邦鋪張而揚扞者歟因寫立園圖
并書其顛末云

明忠義孫公建祠碑記

黃際會

今上三十有三年余奉簡命赴任思南道經舊治肥

邑晤郡伯張公知其以表揚忠節振興風化爲己任
如宋之孝肅包公元之忠宣余公有明之周忠愍公
蔡文毅公除春秋祭祀外旣時時存問其後裔整飭
其祠宇築築自禮鄉賢祠見衛輝太守孫公姓字惓
惓謹附於誌以慰裔孫輔世卽以家譜所載及公之
捐軀時年

春焚獻志前朝徵辟諸丹詔歷歷上

願其體曰抗節成仁余羨茲盛

言以勒貞珉余按公

題義起家詩禮其先東吳名

明府修中制科際戶部

事累部官且連坐公上疏
法唐虞奈何效亡秦故
南齊十年建文初廷臣郭資蔚綬
拜守衛輝四月五月靖難兵南下守備某懼欲供
餉爲迎附計曰之公公叱曰死封疆者職也死卽
死耳不可爲叛逆臣閉門拒守歷詆其非文皇怒甚
登極後罪抗師不附者下廷尉論死賴廷議得從寬
法謫戍山海關二十二年艱危險阻百折不回洪熙
元年乙巳仁宗卽位詔天下曰方孝儒等俱是忠臣

其坐犯者宐寬宥御史王紹特疏薦公從配所赦回
復除上饒丞不就時年六十有八萬厯紀元詔革除
抗節諸人皆先朝忠臣義士命各地方官建祠崇
祀歲時以禮致祭其苗裔存者厚加卹錄爾時郡守
樊公申詳學憲崇祀鄉賢夫公以坐論謫戍而困焚
遺著半餘

遺著半餘

仇靖難謫邊而凜冰蘖者二十餘載
賢學問者不負君父流離患難至

遺著半餘

遺著半餘
每千載不可磨滅而炳炳麟麟

武職如重農桑興學校毀淫詞

應其載衛輝名宦及本

再請公後先輝映矣乃芳

祠雖後未獲舉行幸張公表其

儀謀復前詔舊例俾三百年之忠

魂安

幸亦子孫之幸也時余脂車就道

既慕孫公之忠烈又欽張公之盛舉因欣然而爲之

記

重修雙忠祠碑記

陳廷綸

余髫齡讀父書至有明一代史未嘗不津逮焉稔知
廬陽忠烈忠順二宋公英風抗節信所謂扶天柱而
挈地維者既而參列銓司奉簡命來守茲土旋訪

雙忠祠閔寢冀瞻拜以愜積懷乃兵燹之後廟祀中
湮惟嘖嘖口碑而已欣逢

聖天子龍飛首命各郡縣闡微表幽用是亟捐清俸
練時日鐫朮石俾一切祀典復舊而仰止之私得少
懸事竣公裔孫光啓請余一言以勒貞珉夫以二公
趙岐築若國忠縣郡乘亦旣薨薨炎炎矣况疏草吟
藁更無尋覓得播乎古其又何待余言雖然抑竊有
疑焉此祠之設也豈非爲都會也地雄人傑間從莅事之
公後有繼之者乎豈非爲忠宣外必爲二公特屈
此邑乘者固未易更僕數然

無應不可以恒河沙計則

雖其既儼然爲大塊之靈萬物

雖時寧不悲哉顧余爲此詹詹

非

而後可垂於無窮也太上立德而

功其言卽次古人云仁以爲經義以爲緯萬古不

易者也至於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則猶夫御琴瑟

者隨弦改調期於合度而已願與都人士約歲時睹

廟貌思三公之所以成仁取義者其得力安在其相

酬砥以無愧二公靈爽何患乎竹帛之不我銘也今

光啓襲忠臣之廕殷然乞余言以光其祖可謂能敦

本矣唐柳玘有言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卽無異庸
流是以修己不得不慎從茲益惠厥迪則紹聞衣德
之所至正未有艾也宋生勉乎哉

修建廬陽書院碑記

趙

瓚

知府

漢太翁爲時郡太守見蜀地僻陋乃選子弟開敏有
才者親自饒厲也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
歸家下上禮敬焉第察舉官有至刺史郡守者文
章禮儀無不備也創每讀至此不禁穆然嚮往謂
後世必有師師之責者修廢舉墜
風氣有以潛移默轉而無

天治日隆自國都至於郡

爲長育人才地復有書院之

及學校之所不逮名都勝地修

獨無其有待於建設蓋亟亟矣

康熙乙酉前

公建橫渠書院于城東南隅門堂

竈奧僅十餘楹不足以棲學徒後之守者改稱廬陽

書院亦僅存其名而已歲在己巳漳浦蔡公來守茲

土雅意作人通濡須有互爭葺蕩之訟力請上憲歸

之書院歲入租四百有奇以供經費甫從區畫旋調

守雲間以去亦未遑擇師選徒旣講誦之實也迨及

庚午余承公後周覽院中屋宇無幾乃首先從事積
葺蕩數歲之入次第建堂十三楹廡十楹繼購經書
予史數種卷其他庖湏器用之需無不畧具猶慮師
生膳脯資費不敷首捐俸以倡五屬之長暨紳士樂
施者咸欣然繼應得白金一千兩有奇以七百餘金
施餼邑五屬置田弓二十六石命之曰耨學書
院餼邑五屬置田弓二十六石贏三百餘金付商收子錢
定歲食增書籍膳脯亦稍充書院之
名諸屬知機召五屬生童扁門命題手
隨延請名宿朝夕講貫余

諄其勤策其惰秋螢冬雪

歎息郡之有書院實自今

晚學正課無多膏火之額尚未寬

擴充固易爲力噫嘻問考郡志宋

明兩朝五

元

國朝初年兩舉解首人文向稱

極盛固非僻陋之郡可比迄于近歲甲乙科雖不乏

人而農墨落落不能繼美往昔豈地氣之更遷與風

俗之轉移與抑或學者用力專勤有不逮于往哲與

諸生誠能整躬飭志文行交修不紛于外誘不數于

半塗既專且勤何患所業之不就鼎元解首皆分內

事耳詎古今之必不相及哉余忝茲守土化民成俗
未能仰繼古人之萬一而區區屬望之殷無時或釋
故備述書院之緣起及年來區畫之次第若是其不
偶然也諱生尚其懋勉之哉張公諱純修奉天人蔡
公諱長遷福建漳浦人皆經始書院者也例得附書
碑於壁今錄此有所考

禮樂器碑記

曹充周

宗廟禮明樂備近復 欽定大成樂

器書祀以妥以侑甚盛典也予承

奉備弗獲昭將享之隆深

方爲余告曰昔芳先君子

鼓之盛嘗謂芳曰吾雖不得

庭玉振金聲洋洋盈目豈非

克有此美備吾願竭力以庀之

官今芳幸從夫子遊得備弟子之

列竊願以捐置之責爲任遂命工估値親身

營構簠簋遵豆鐘磬祝敎一遵金陵古制暨當代所

頒諸式送貯學宮以勸春秋盛典旣迺廖生被薦徵

京師予亦以倖深截取推陞民牧自問弗堪備文力

辭竝此寒氊一席濫竽已久行將告歸嘉廖生能承

先志且恐日久廢弛命工勒石以綿永禩而廖生行
復召用倘皇華駐節胥此振興學校之意而行之
則嘉惠於時者又奚特肥之人士哉

新建魁樓碑記

王 歲

建樓設像以祠奎宿郡縣多有往往在黌宮左近余
看猶其所自始據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註云奎星
屈曲上指偁爲龍之點畫因以奎宿爲文星余嘗疑
其非也

建樓碑記天官書北斗第一星至

建樓碑記天官書北斗第一星至
建樓碑記天官書北斗第一星至

宜從魁藉以黼黻文明

無之而儼然列之學宮似

尤而富貴利達之權科名有

主輕

訂蓋相沿久矣余莅廬陽之次

年周度形勢至東南隅四牌樓地屬吳方爲文明之象宜增高地勢以長筆峯詢諸耆老僉謂其地舊有魁樓廢墜雖久遺址尚傳乃偕合肥令廖衛守備萬捐貲修復并勸邑之士民商賈共爲伙助糜白金若干兩始自戊寅秋至己卯春訖工率諸僚屬凭欄徙倚西眺蜀峯晴嵐蒼翠東浥湖水衣帶潏潏北顧

鎮淮樓旗鼓相對而其南樹林蒼鬱若香花墩則包
孝肅舊讀書堂在焉表忠祠則余忠宣新俎豆處也
中間闐闐參錯煙火萬家魚鱗鴈次瞭若指掌余顧
紳士形勝具矣文運庶可興起乎惟廬陽爲人文淵
遠代有聞人餘韻流風掩映江左迄於今音徽漸替
神印寥寥登主風之千古與或亦形勝之不備使然
也余...

縣兩庠丹楹刻桷矣向者池隄
柳波通舟矣以及城樓街道古
靈則人傑水渙則風行從

之人文與北斗之天文

淺鮮哉而余獨有愜心者

學宮竊以爲祀非其所而茲獨
不在祠中
用以妥神靈而襄文運位置得
宜於祀典尤爲允協也遂援筆而爲之記若夫鳩工
畫率合肥廖君不辭其瘁諸紳士又能協力一心
以襄其成於例皆可書并籍其名於碑陰云

演武廳碑記

瀕江之郡廬爲大腹巢湖背淮水控渦潁枕潛皖誠
四塞之區而不可一日無備也先正余忠宣公有云

其民質直而無貳心其俗勤生而無外慕其材強悍
而無孱弱可乘之隙因其民俗而作其材武廬陽殆
可使有勇者歟然而董帥必得其人簡閱必因其時
訓練必有其地則城北演武場何可任其頽廢而弗
爲修舉也我國家重熙累洽揆文奮武承平百有
餘年金甌鞏固卽以江北言旣建重鎮於壽陽復設
都關於廬陽通達聲援分防戍守斥堠甲仗精嚴過
者望之無不稱極荆榛瓦礫間臺司閱兵於廬者自
此固不難矣

廡僅蔽風日設席以爲門

此奚以壯軍容而登國士

圖白君合肥令廖君謀共

及紳衿好義者共襄其事

而廬

董其役鳩工月餘則教射有臺

講武有堂啓閉有門庖湍有所咸釐然而具舉矣落成之日賓僚在坐伍在列余旣流覽山川之扼塞習聞兵民之信義從憲府後觀覽車旗饒鐳之儀講明步伐止齊之節將起起桓桓干城腹心之選胥於今日卜之矣或有以兵寡獻疑者予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往者督帥不嚴教訓不時團練無地雖罷虎雲

屯無裨實用今則制府奉

聖天子命克詰戎兵數臨校閱遵其教者又每年如
旅薙舍之制練兵選士行見技射擊刺人人嫻習
熟若撥蠅精能貫蝨節制之師一可當百何寡之足
云余忝兵曹願聞其畧於演武廳之落成也并書之
以爲廬陽軍士勸

壽亭碑記

自軒蓋氣者莫不尊親吉月始和讀邦
有非錄海內必望天闕以呼嵩

禮華遙仰紫微環映咫尺

重玉陛引高穹之帡覆恍

巡舉憚於朝參儼稽首雲幕霓

清禁斯拜下有隆儀獨有廬城

系仍不老不國不車不元之典蓋葦箔以爲棚升恆祝嘏

之辰借祇林而結綵竟淪蔭禮曷展葵心茲幸大有

頻書固已而正歲事恭遇一人有慶特建萬壽新

亭爰與僚屬共經始焉相度平原經營物力舊有直

指繡衣之署目擊荒蕪通介通衢列市之中地原爽

塏卜基於此旣具牒於台司眾議僉同竝輸金於紳

士功成不日計費千緡創始於庚辰冬初落成於辛

已春孟虹霓賁綵互穹牖以崢嶸星日交輝絢重廊
而隱現花磚錦砌排鴈齒於鶴軒紺榭雕楹次魚鱗
於鸞瓦瓊垣列峻鎖闥深局魚鑰時聞馥馥金鑪香
靄鴻班分上鏤鏘玉珮聲和雞人催繡鞵以紛馳鳳
輦照珠珂下茲集從此瞻雲匪遠近通閭闔而呵
護於百靈捧日下殷怡拜堦墀而祝釐於億載臣歲
集敬

置秘試田碑記

夏合肥明經黃生存義願
濠邑中士子之應秋試者

人德志遠矣。乙酉縣令山左張君括亭初蒞任卽
導督趨於是。出租有約。租課有額。飭府縣學博分董
其事。積歲所入計二百八十餘金。詳核舉子之貧富
給以錢貲。贍儀厚薄有差。經理畢備而生已溘然長
逝矣。其弟存信述兄遺命不欲上聞。憲府以蒙旌賞
可予言勒石用示來者。非所謂富而好禮不矜聲與
而陰行其德者與。嘗慨封殖之家緘膝扃蹻雖親黃

毛髮緩急恆袖手不一顧問有一二好名之士知任
卹大義矧簞食豆羹之惠沾沾有德色比比然也若
生者掛千金而不私其有贍多士而不伐其功庶乎
其可風也已予忝守郡不敢以衰老無文重違其請
既援筆志之復繫以銘曰麗津蜀巒鳳翥蛟蟠科名
接踵半出卑寒室無儲蓄資斧奚足愁對槐黃青衫
屨緇石塘有賢翁金是調謀置膏腴種此福田歲納
租

前徐君德澤神神惠周鄉黨人歸泉壤難弟
德澤神神惠周鄉黨人歸泉壤難弟
德澤神神惠周鄉黨人歸泉壤難弟

德澤神神惠周鄉黨人歸泉壤難弟

企彼嗣音後來之彥

七載大中丞託公撫皖及期誠
民和 公身 凡念設險固圉爲保障斯民之要
務所 各邑城垣歲久傾圯不下三四十所日與制
軍尹公圖 復之而難於經始會大方伯許公徇民
之請願納貲於官請給六品以下頭銜至官帶榮身
有差而斂其貲供城工之用牒上兩公會疏入告
天子允行於是皖屬三十四州縣先後鳩工合規與
焉迄二十九年甲申仲冬邑令陳君以落成告且曰

吾乃今而後始釋擔荷也乞以一言記之余廬守也
雖衰老無文庸敢辭夫合肥故廬附郭也襟江帶湖
而阻長淮控渦潁膺濡須枕濤皖水陸交衝往來輻
輳蓋天下之中而四基之要地也地要則堅壘崇墉
志捍衛輜儲臣爲尤急而修築之舉工鉅費繁較他
郡爲尤難何則者舊制城週遭凡四千七百丈有奇
向以爲中

宋創造至唐路刺史加甃焉歷宋

宋史部督守令補繕以至於今

日繁室廬日廣而城之

諸周行斷甃無存基址半

規修復于百二十餘年從

本邑之治者而計工估費已甲於皖屬
吾邑之與縣皆也 不立陶甓今卽百工競集竝乏
陶人四野至陵林絕少凡架高之木植供窯之柴
薪皆非所產於是雇匠役運舟車多取給於鄰壤力
益不支起視閭閻能必其輸將恐後乎委用胥吏能
必其誠實無欺乎方中丞令行之始陳令與余怒焉
憂之既訪邑之紳士耆老始若踴躍奮興謂吾民自
此有備而私相計議僉慮有終之匪易易事也今乃
金湯鞏固成屹然之巨觀其長悉遵舊制高則二丈

外加以雉堞至五六丈許水關哈洞城樓馬道罔不
煥然是役也糜白金十一萬四千三十餘兩多出於
撫臣趙援例納貲及好義樂輸者蓋廬俗素稱淳美
余忠宣公有云簞食豆羹不以自私百斛之粟數千
石結之錢可斷斷而備具其勇於爲善之槩自昔已
無兩董斯事者之悉力勾稽殫心籌畫殆非一朝一
旦之謀也夫是朝廷之民胥悅用財而財不耗追呼無
辜聲震遐邇聞者以底於成余旣爲斯民幸其有
海濱遊樂公題詞曰誠順國家

德威又簡在忠勤之輔出

措民補席之上風

慎之庶司急公之眾志

傳迂拙守臣得從容袖

道逢之獨盛哉余莅廬計八載

餘矣守臣六年秋滿例當述職于朝以憲府畱督

茲役咨部請緩兩載以來釐綱析目日課月程譬諸

篙工舵師同舟相濟要皆分內當盡之職殊無足錄

云維時制軍尹公今拜武英殿大學士名繼善字元

長中丞託公名庸號俟齋竝滿洲鑲黃旗人方伯許

公名松佶號青岳福建閩縣人督修郡守則王歲字

輯青江蘇鎮洋縣人也承修官合肥令陳名大中號
虛齋江蘇江陰縣人例得備書其僭僭執事各官竝
載碑陰焉

重修合肥縣學碑記

劉 崑

蓋學以教尚矣學期於日新而富有抑又尚矣有虞
氏命夔典樂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與
學古合焉

心聲

論語曰成於樂漢求遺經於秦火

傳授於是有經師而博士弟子

印歷遷學廢置不常至宋慶厯然

學而設官以教則是千秋

會萃於學豈仰瞻數仞之
不爲之修舉哉我國家崇

樸作人之義周乎薄海遐陬而
沈通都大邑數如淮右巨區廬郡首屬之合
龍蜀嶺挺其靈巢湖毓其秀自昔名賢登邑乘迄今
文教振書舍振風者靡不耳而目之矣乃泮水之思
載歌芹藻而黌宮之制半就傾頽余自調任茲土作
噩相月之吉禮謁至聖先師悵然廟貌司鐸曉帆汪
君潤齋朱君具述學宮日漸剝落而明倫堂尊經閣
尤不蔽風雨需造孔亟前府憲及前縣早欲鳩工因

上屆歉歲未行茲值逢年議請完治訪之紳士僉曰
詩書之道根本膠庠捐資以集其事罔不踴躍余聞
之喜甚前郡伯禮齋恭公首倡捐資余偕汪朱二公
貳尹謹齋李公各出廉俸率作焉乃卜日而舉定之
以規條責之以董事勸之以樂輸凡夫飭工庀材次
歲法經始於丁酉歲菊月之望越戊戌己亥迄今
地

王公諭令刻期告竣約費白金
門廡葺而新之丕煥文明後
丈尺軒昂宏敞崇聖祠前
更便朔望行禮舊有節

東門外建義路門右與禮門外忠義
捐其地增築學齋圍之一切相度經營悉有模
範董其成者其德厚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
曰思皇多士生此主國其在斯乎余不敏忝有斯文
之責而邦人甚以學校昌明上成而落之後請志于
余爰卽所由興廢舉墜垂示學者以根本之務勒諸
石云

重修尊經閣碑記

間之文以載道六經之爲文譬如日月經天江河行

地炳炳烺烺亙萬古而不可磨滅所以學校之設莫
大於明倫倫之務莫要於尊經經以闡發乎倫而明
倫則莫外焉根本之地謂可任其傾圯而莫爲之所
與我國家崇儒重道文教聿興合邑之有茲閣也
由來舊矣始基於前明之季鼎新於龍飛之初迄
今百數十載棟梁浸蠹牆堵潮頽雖或不時補葺而
大興興工者有繼肩其責者里人州司馬陳君加鸞
繼然以爲之學之目呈請於予出制錢三百三
十

一遷費得等計慮極悉心經理廢者興缺者

圖之舊

時美輪

新較諸從前規模頓異仰宮牆

者僉曰

民父子之力不及此而要其培植乎學

校根本之地俾之尊經以明倫者義至深且鉅也豈

曰小補之哉方今

聖天子經學昌明睿無弗照纂四庫之全書宏六經之羽翼苟有畱心學校佐文教之覃敷者受上賞易

有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予於陳氏子卜之外逢鄉試之年願立除單捐祠田
租內變繳銀八十兩助府縣兩學賓興之費並勒諸
石以垂永久

重孝祠碑記

重倫常敦風化也廬郡俗厚風淳
著者不亦數十百家載在合

三楹基於孝義巷間歲就
且前後雜處居民污穢踐
更非所宜抑士請命於

與禮門忠義祠並峙地近
勸調而爲之後者莫不踴
躍爭先家事也敢不努力共襄厥舉因
並將舊祠毀而新之飭材庀工不兩閱月而告
竣嗚呼遷地爲良冰魂永奠享祀豐潔時罔怨恫我
國家闡徽德之光大恩榮之典或旌以坊或錫
之額所爲垂倫常而敦風化者不深有取於因地適
宜之制乎余也承乏茲邑惜從前祠宇之近市喜今
茲廟貌之肅清去污就潔固以見後嗣多賢而亦未
始非董厥事者之善爲區處也夫是爲記

重復忠義祠後學地記

朱汝霖

歲甲午秋余秉鐸來肥甫蒞任值歲祲奉太守李公
委辦賑務甫竣旋奉檄協捕蝗蝻七月返署經歲一
周 歷窮鄉僻壤未暇稽學署諸務也至是少休小
憩東 祭 廟爲忠義祠後則學基隙地中界一牆
爲鄰人畜牧藩溷之所竊疑先賢妥侑之地不應有
此因勸諸耆老始得小隸周炳坡侵踞狀聞諸府府
署派員勘明乃毀牆移溷復還舊基并繪圖
呈 憲 憲 准 爲 延 雲 間 曹 君 倉 書 邑 人 張
 某 等 呈 請 加 擴 正 爲 夫 公 署 如 傳

廣墜崇祀事而妥忠魂抑
其縷舉其顛末以告後來者

合服
外茅屋數椽以接賓客勢不能蔽風雨余履任來思
爲修葺苟完者計因循未果太守禮齋恭公大尹闔
風劉公捐修學宮命董其事者清理學基凡得居民
侵佔地若干丈署基少拓因營度其地中築室四間
前後廡其庭右建一廊接忠義祠其東及後北築牆
圍之庭室堂奧差爲完備是役也經始己亥孟夏之

吉越三閱月而落成凡糜白金三百兩後之履斯室者嗣而葺之庶不至以官署爲傳舍云

文獻堂重建文昌宮碑記

和騰額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以薦馨香而無讒慝也周禮均人均民力豐年則公旬三日重役民也余奉蒞來守茲土將以休息吾民無使民謂太守實興我役也往歲歲修郡學建魁星樓計工萬有三千計費四百兩歲終而工竣而文昌宮棟宇傾圯週遭

其

烟埃

藉之來請於余余以帝君

之宗修祀事者徧海

池水繞其前鎮淮樓峙其左
巋然在焉固金斗形勝之區
元重建於明正統五年景泰中
並石是之廬祀而任其摧頽毋亦守土者之
責乎乃從諸士之請與寮友捐俸爲士民倡舊向用
壬午兼壬丙今改兼癸丁卜既定遂乃鳩工庀材六
閏月而殿成深廣如舊高於舊制七尺有奇增左右
兩掖位置功曹宮門崇高宏敞東西牆垣堅厚棟宇
一新神乃得所憑依焉是役也經費與郡學等工亦
相埒修廢之善舉也夫廬陽爲淮南重鎮漢興以來

代產哲人越唐宋元明名臣名儒彪炳史冊際我
國家振興文運治化日新吾廬之士必有黼黻昇平
者與往代名賢後先輝映是則余所屬望也夫

孝肅祠堂記

左輔

合肥舊志香花墩在城南濠爲宋包孝肅公讀書處
後卽其地爲祠公之遺像告身履舄藏焉余宰合肥
蒞公祠下瞻仰處肅焉歆感見堂宇浮梁圯腐墻
頽基構屋三楹復迴瀾軒舊

焉經始于嘉慶六年夏五

有日令修八閭之一也

朝謀繫君國是大臣遇主位尊任重者所爲與邑令
 爲守令覲事不多見稗野所述則怪而不經至其立
 規而意師所謂分同事近者也奚高語爲若夫包公
 導補救偏弊者悉見於史令第度其邑擇古之宜迹
 經牧夫井堰衣食何以足稂莠何以薅所以因勢利
 馴漓何以醇靡何以樸陋何以文與夫消息乎陰陽
 宰則事乎聖賢宰多法且備凡風俗之悍何以
 心民之得毋名美而實竊乎何者分乎

勢分懸絕令治邑而竊附其名於實乎何有余竊以
爲不然凡治邑者如貌人邑各有其形與神不可以
馳過之治治此邑猶貌人者不可以他人之貌貌此
人也而又必尋其受治之源焉如其爲江之源乎則
別者爲沱蓋者爲漢其至其過皆可溯沿若昧其源
而讓江爲淮則別爲入至者過者皆不得其道迨
戰國卷之六

孫而橫決矣合肥爲公治邑雖
惟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
愆怨是治源也余忠宣公曰
治樂者服農賈質直而無貳心

無孱弱可乘之氣夫忠宣距

孫思一以當之雖以之其美猶若是其受治之源
也今而謂其不遠矣是後之人治流忘源不以包
公之治治斯民不以包公之治治斯民而民卽不
如古若以包公之治治斯民安見民終不如古也余
今者居公之舊撫公所治之民乃不尋求乎公之所
爲治而以他邑之治易之湮其源而岐其流其奚以
善夫肥之民也且夫可見者迹也不可見者神也以
包公大賢而治其生長與共之民必其精誠意氣相
與動盪流貫於條約禁令之外故服教畏神迄於沒

世不衰而乃以爲事不多見而惟以跡求之不已淺
乎今新公之祠以肅吾志意焉登公之堂而如見公
焉如見公之坐堂皇而敷治焉又如見民之動盪流
貫於八
何誠意氣相與服教畏神焉公之靈庶幾
恍焉念茲驟聞余心俾余弗懼於治乎是則余藉以
求之之意也臣祠旣新例書年月并志余意以質後
之

七廟記

咸西之敵臺創始年月不可考
唐之捷郡賴以全因戶視

劉豫字子麟，初名沂，字正。

徐州彭縣人。紹興六年，劉豫遣子麟。

豫分遣兵不日，豫斷王世忠請將於朝。張魏公浚舉將軍，豫之東。豫遁于藕塘，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將軍先使統制吳錫以勁兵突陣，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殺賊！」宋值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會復背擊之。賊大敗，劉猊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將軍躍馬叱之，皆怖而降。藕塘，卽今郡北百二十里，定遠縣之藕塘鎮也。初，劉光世守合肥，聞劉

猊兵大入欲退守江已行得張魏公嚴令始回非將
軍邀戰于藕塘敗之則劉猊兵乘勢東下廬郡不能
守城民糜爛矣將軍以功除係成軍節度使殿前都
虞贊兼領馬步帥後復與劉太尉錡敗金兵于橐皋
廬得以無警記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將軍廟食于
此十也固安八頽圯守廟僧體雲募修缺資功卒
未竟歲云云

有修城之役郡守晉江張公命輔
數修將軍廟在其嶺自尚麓

高豁下幽殿門故隘
規模粗具廟既新乃

之將軍在高宗時積
封和王諡武恭穆將軍者仍其朔也

修廬州府城碑

嘉慶四年前合肥令李堯文將去任以城壞申上官
五年輔蒞合肥視城陷裂圯夷宜亟繕完而重難工
役六年夏潦崩阨益甚太守晉江張公謂輔曰不治
益費毋畏難且郡治合肥責無貸者曷請帑乎邑大
夫士庶聞而來請曰某某幸生 聖世歲屢豐官府

簡科條吏弗擾閭黨知和親省爭訟部屋無耗財城
固吾儕衛願樂輸私錢舉工請于上官報可因擇邑
之賢知與之計工丈料夫役算木石陶甓共需費若
于籍乃權輿役法授司事制府檄觀察使長白珠公
來麗核計簿一簿所以善其役者輔以所權輸役法
進公善之曰止以諭諸民民益曉然無所惑是
年八月下使與太守進而訓之曰毋窳

乃舉登諸計簿者盡修
之衢梁鋪舍不登
月功竟觀察使來

長小私恩。長其志。遠圖爲可風也。其受輸者弗徇。
弗苛。使其鄉之人。歡欣鼓舞。以給于役。董役者量度。
在雍。故良準財。用別勤惰。冒寒暑。以從事。求所以完。
且美者。無不令。全尤可嘉也。乃觴縈以落之。而命輔爲。
三。誦別書。工數及司事者之名于石。觀察使名珠隆。
太守名祥雲。其辭曰。

廬維价藩。車書孔皆。據潯臨巢。爲鎮江淮。其城千雉。
蕩蕩實實。蜀山西峙。肥水東流。形勝斯在。昔人所爭。

城之治荒爲國重輕上自魏晉訖乎元明戈鋌鏗鏘
旄彗縱橫皇輿宏開丕暨滄瀛此惟堂階厖也不
堪陳築間時崇或以岬疇經營之責在有司我肥人
民間僉而請我室我廬我藩我屏我祈風雨而得和
甘我樂事而無暴貪我私廩餘以謀我居居固且

詩大序曰可使車來詢規之度之華質儷

璽月輪霄籥碧簪鱗截匪侈華

饌愈爾職於千萬年安此食

其人又見邑志詳矣最後

廣緒聖帝劉君嘗倡修距輔嘉慶五年

有陳學士存其無人瞻廟堂已摧頽黜剝本蓄草蔓

無蕪焉棘棘隱壁前功之不固倘亦繼美者無人乎

學博汪君繼序楊君懌鑒謂輔曰繼事之責某與子

俱無貸者輔乃率金與學弟子議修之重建更衣廳

三楹唐陳周邁悉贅以石外施朱楯餘則易朽腐完

殘缺而丹堊之計費白金三千兩始于嘉慶八年夏

四月閏冬十月工竣司事者爲 敕封文林郎例封

奉直大夫貢生趙承烈布政司理問虞廷瑾府學生

謝麒書黃係泰縣學生張械工既竣輔與學博諸君
率學弟子報禮于夫子而咸請輔記之輔惟國家
學校修明夫子廟堂徧天下爲禮樂教化所由出莫
不于以致嚴潔瞻美富焉凡茲修建亦長民者所當
務也記何處去雖然於其工之舉與司事者之勤亦
能繼美矣始書其名字工數于石而繫之以

增廟堂儀禮實愆楹宇其類
小辨丹堊云黝弗圻弗填
鼓舞後先齋庖之房

職吁嗟多土匪力之程
上至錫鼎之幽從晦勿愆其勤食實去華
德教自以神以頌令名

增置禮樂器記

嘉慶八年癸亥夏輔旣與學博汪君繼序楊君懌鑒
重修夫子廟堂因稽邑人廖躅芳前置禮樂器大半
亡廢學弟子又鮮能習之春秋仲月上丁懼無以將
事適更按圖增置禮樂器百九十有八儀仗十凡懸
皮之具莫不完且善乃籍其數而藏焉求嫻律度者
吳門蔣君景教習學弟子教成肄之聲容咸備其年

八月上丁致禮於夫子樽俎告具歌咏

純皇帝之樂章堂上堂下百器開作清濁高下有倫
律呂進退有度茂矣美矣嗚呼學校爲教化所自由
禮樂發化之源也玉帛鐘鼓非卽爲禮樂而爲禮樂
在節德遺聖鐘鼓哉人心存自具之禮樂無章之
禮樂焉有威之而動焉動而致其情以若其性教化
之善者也雖節德

禮樂爲耳目之觀美云爾

卷之二十一

地理志

沿革

卷之二十一